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中缺医少药伤病多 “刮骨疗毒”是常事



长征路上所经历的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物质条件、密集的行军打仗使得战士们生病成为十分常见的现象。疟疾、痢疾、疥疮、战伤、肺炎、肠伤寒……每一项都是战士们所要面临的生死考验。近日，在重庆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中，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之子罗箭讲述了长征途中那些有关伤病的故事。

在缺医少药的长征途中，治疗疟疾的奎宁都极为珍贵，只能救急用。毛泽东长期犯疟疾，也不能经常用到奎宁。罗箭说，父亲在长征途中有一头黑骡子，曾驮着得了痢疾和被树枝扎破流脓的战士行军。就是这样一个劳苦功高的生灵，后来却被误杀了，父亲为此十分痛心。

为预防脚痛和脚泡，睡觉时作“倒脚运动”

长征的伟大和艰苦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长征的路上所经历的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物质条件、密集的行军打仗使得战士们生病成为十分常见的现象。这些病，有的很危险，稍有不慎就有致命的风险；有的虽是不危及生命的慢性病，却也十分痛苦，给本来就艰难的长征路又增添了一重负担。那么，长征途中有什么常见的病呢？

早在苏区时，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结了4种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长征时增加了战伤、肺炎、肠伤寒，而胃肠病占第一位。

参加过长征担任主治医生的医学博士涂通今将军曾说过：“长途行军，挨饿受冻，保证部队健康更显得重要，这是战斗力的直接保证。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卫生人员还肩负着向部队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比如要告诉部队喝开水而不要喝河沟池塘里的水，没有条件烧开水时也要尽量喝井水。另外，行军打仗全凭一双腿脚，部队打绑腿就是为了避免叮咬划伤、下肢溃烂。根据经验，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作‘倒脚运动’，以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泡。所以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背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

长征时期的救治条件简陋到无法想象，一块门板可以搭一个手术台，民用剪刀代替手术刀用，被子撕成条当做绷带，油灯当成手术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在长征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无价之宝。那时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做一些像消毒、包扎、止血、缝合、取子弹这类简单的处理和小型手术。很多战士因为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而失去生命。

涂通今将军回忆说：“再苦再累，我们卫生人员的工作也不能有一点马

虎。每日到达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包括伤病员烫脚、开饭，我们医务人员也尽力帮他们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人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了，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休息对我们来说有时真比吃饭还重要。”

在缺医少药的长征时期，连常用的阿司匹林、外用的碘酒这类药品都没有，医治病人全靠医务人员的自力更生。医务工作者们会主动向当地老乡学习中草药知识，通过中医疗法给战士们疗伤。例如，在藏族地区，内科医生葛敬焘在藏民的帮助下，带领看护员上山采集各种草药，加工制作成药丸，发给红军战士。有时，医务人员会把从土豪劣绅那里缴获的大烟土配制成鸦片酊，用于治疗腹痛腹泻等症；用针刺穴位的方法治疗疟疾；用花椒水给溃疡病人冲洗伤口。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医务人员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去医治伤病员。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被传为佳话，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却是普遍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重伤，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

“毛主席长期犯疟疾，也不可能经常用到奎宁”

长征途中缺衣少食，伤寒是红军

要面临的一大考验。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璋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

疟疾是长征时期的多发病，俗称“打摆子”。疟疾是经由蚊虫叮咬传播的，表现为间歇性寒热发作，发作以后忽冷忽热。由于长征途中潮湿、寒冷、多蚊虫的恶劣环境，使得疟疾成为红军的一大“敌人”，让本来就困难重重的长征路愈发艰难。据说毛主席也曾经患上过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高烧40度。罗箭称，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生存下来已经很难了。

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飏患上了疟疾。恰在此时，对手的新一轮进攻打了红四团一个措手不及，湘军突破了防线。

当时，耿飏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

就在耿飏组织部队准备反击时，时任军团保卫局长的罗瑞卿来到了阵前。

罗箭回忆道：“我父亲当时满脸怒气，提着枪，来到前方阵地。父亲问：‘怎么搞的？敌人都冲到我们指挥部去了。’耿飏回答说：‘我的部队刚展开，接上前边部队，可能中间有空隙，现在已经安全了。’”当时还患着疟疾的耿飏披着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罗瑞卿说，一个指挥员披个毯子像什么样子。耿飏身旁的警卫员才告诉罗瑞卿，说耿飏团长患上了疟疾。罗瑞卿一听，口气缓和起来，告诉耿飏说赶快到卫生所，跟医务人员说是罗局长的命令，要两片奎宁。

罗箭说：“那个时候红军缺医少

药，奎宁还是想尽办法买到的，只有一点点在医生手里。只能救急用。毛主席长期犯疟疾，他也不可能经常用到奎宁。”

说起湘江战役，罗箭称：“听父亲讲过几次，一说起湘江战役，他的表情就非常痛苦。湘江战役是老一代红军心中永远的痛。”罗箭说，“2006年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我们来到湘江纪念烈士，遇见八一电影厂正在拍摄电影《我的长征》。导演那时跟我讲，他们拍摄的时候，湘江的江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白骨。一些老百姓的孩子拿着树枝挑着骷髅头在那追着玩。导演看到后告诉他们说，不能这样，这些骨骼很可能就是我们红军留下来的，所以一定要找到地方，把他们掩埋了。”

湘江战役我们红军牺牲了将近过半。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从瑞金走到延安，出发的时候八万六千人，到了延安只剩六千人。一路上还不断地征集一些参军的人，所以算下来整个长征路上光是中央红军大概有十万多，到了延安就剩下六千。这相当于100个人中就只有5个人走到了延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罗箭说。

一头黑骡子曾驮着患痢疾和脚流脓的战士走长征

罗箭提到，在长征的路上，罗瑞卿分配到了一头黑骡子。当时整个一个军团的政治保卫局只有罗瑞卿有这一头骡子，所以他对这头骡子也是有很深的感情。罗箭说：“我父亲在长征出发的时候说，一个人都不能丢下，大家要团结一致把所有的人都带出去。而那头骡子可谓是劳苦功高。当时有一个侦察科的科长得了痢疾。人得了痢疾一点力气没有，当时根本没法走路。父亲就让他趴在骡子身上，坐不起来就抱着骡子的脖子趴在那里走过来。后来有的战士走路的时候脚被树枝扎破流脓，也是这头骡子把他驮过来的。过雪山的时候，年轻的小战士们都是拉着这头骡子的尾巴过来的。”

罗瑞卿到了延安以后，特别感念这头骡子，见骡子也老了，也为长征立下不少功劳，就把它放在延河边，想让它吃草老死。结果几个年轻学生，见到这骡子没人管，就把它牵走杀了吃肉了。罗瑞卿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把那几个学生叫来大骂了一顿说：“这骡子是参加过长征的，比你们功劳都大，你们竟敢杀它吃。”几个学生知道自己闯祸了，都低着头检讨。后来罗瑞卿跟几个学生说道，吃了就吃了吧，但是你们要给它立块牌。

罗箭说：“长征路上不光人艰苦，有好多跟人一起的牲口，过草地过雪山的时候，驮着很重的东西，有时一脚踩空滚到岩石底下去了，有时就陷在沼泽地里了。不但是我们人类，这些生灵也为长征做出了贡献。”

摘自《法制晚报》